列女傳補注

列女傳補注卷六

福山王照圓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

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㜪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

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所焉爲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妾婧者婧有才辯之名也音菁將車宿齊東門之外將扶進也昔者太公望此皆婧之言也昔者上脫婧曰二字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睪與皋同史記正義引作臯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臯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駃騠馬父贏子之駃名也劉母腹而生生七日而踰其母

言其彊力

古有白水之詩也逸詩

浩浩白水鯈鯈之魚管子小問篇作浩浩者水育育者魚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

欲得仕國家也管子作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與此不同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

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

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

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

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
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
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
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
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
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
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
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
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

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亾布八尋指責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楚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恭王莊王之子戰國策乙當荊宣王之時郢楚別邑也或曰楚都

請於王而紬之也紬繹

其母亡布八尋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尋長六丈四尺也亡失也

門不閉關關以橫木持門戶也

無理人者也理治也

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譏謙也又所察也

命吏償母之布償還也

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喻與諭同曉譬也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

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縶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札甲葉也太平御覽引綦毋邃注曰札鎧也鎧即甲

縶人之子弓人之妻也御覽引綦毋邃注曰縶人官名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此引以爲公劉之事蓋魯詩說也

而絕纓與飲大樂纓冠纓也事見韓詩外傳上文盜食馬肉反飲之以酒見史記

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茨以茅葦蓋屋也采木似椽以為椽不加斲治也等者級也三等言卑也

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韓詩外傳曰太山之南烏號之柘是也覩陰陽察覩其陰陽也向日為陽背日為陰考工記曰必矩其陰陽

糊以阿魚之膠藝文類聚引阿作河與韓詩外傳同北堂書鈔仍引作阿阿魚未詳疑作河者是御覽引綦毋邃注曰燕角善楚筋細阿膠粘也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如拒言力勇也附枝不敢搖也左手不知搖不動也韓詩外傳曰手不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此諸文不同其意皆相近如拒之拒御覽引作矩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莅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

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

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爲言遂免父殃

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晏子春秋無衍婧之名此載其名又失其姓也

植木懸之樹木以表槐懸令其上也

使吏拘之拘執也

殆有說內之至哉殆有說言女必有解說也內與納同內之言令女入也至哉言趣之來也凡作三句讀

昔者宋景公之時宋景公在齊景公之後景子春秋無此以下文

是逆民之明者也明猶著也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

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旣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過鄭使者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辭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昭屈景楚之公族大家非鄙野之人此稱未聞

妾已極矣極猶窮也言狹路窮極無可避也

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子者尊之之稱引猶卻也言子之僕不肯少引卻是其過在僕周書曰毋侮鰥寡而長高明今書洪範作毋虐煢獨虐本或作侮此鰥寡亦但微弱之稱耳既云有夫即非鰥寡明矣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一清一

漏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

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過阿谷之隧隧道也文選注引隧作隊音義同耳

見處子佩瑱而浣太平御覽引瑱作璜璜半璧也

我思譚譚夫子曰譚譚韓詩外傳作潭潭蓋皆燂燂之借音耳說文云燂火熱也韓作燂為是

隱曲之地韓詩外傳地作汜此誤

授子貢觴 授當作受字之誤也

抽琴去其軫 軫之言紾所以戾絃者也

不拂不寤私復我心 寤觸悟也拂寤皆乖違之意私復韓詩外傳作和暢

陋固無心 韓詩外傳作僻陋無心

過賢則賓 賓禮敬也

抽絺紘五兩 絺紘所以當暑蕃越之屬也五兩五尋也雜記曰束五兩兩五尋

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命婚姻之命也名男女有行媒相知名也

此言已有夫御其禮幣也

不可休息 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當與韓詩同唯毛詩作息耳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摻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

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右驂牝麋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居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

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檝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娟攫持檝而走檝櫂也所以進船也

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趙之河津去江淮遠矣禱祠所及之蓋望祭歟三淮之名未聞焉

一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御讀爲迓迓迎也釐亦福也祝工祝也藝文類聚引玉作巫此作玉者字形之誤耳餘瀝餘酒滴瀝也

一非女之罪也女音汝

一娟攘卷摻檝攘卷見舒季敬表傳中摻執也文選詩注引作娟攘袂操楫

姿顧備父持檝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俱引備父作備員此作父誤矣書鈔云姿后河濟之間世習所稱之事顧備員持楫較今本增多十一字而文義尤善也

不穀將行不穀諸侯謙也王侯自稱曰不穀

左驂驤右驂牝靡驤上當脫牝字靡於馬未聞

左驂牝騑右驂牝驥驥蓋與騄同

備子悅遂與渡選注引作偷子遂之遂與渡遂蓋副貳之言也

中流爲備子發河激之歌太平御覽引棊母遣曰河水激揚濟之不易

升彼阿兮面觀清阿蓋舸字之誤耳選注引阿作河面作而恐非

妾持檝兮操其維維繫也詩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呼來擢兮行勿疑擢當作櫂謂楫也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

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肹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肹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肹旣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趙之中牟宰漢地理志中牟屬河南郡圃田澤在西趙獻侯自耿徙此獻侯襄子之子也是中牟爲趙氏邑宰邑長也以城叛者身死家收收執拘也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佛肸之母將論論謂論死也士長問其故士長理官之長也襄子出問其故以下文推之出當作使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

諫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出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爲牀蔽席供執埽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汙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

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
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
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
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
內而衆人莫爲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
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也且
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
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
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
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

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威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彊秦

虞姬者名娟之（文選注引娟作損）

九年不治委政大臣（選注引有諸侯並侵之五字疑在此句下今脫去之）

賢明有道（選注引有作於）

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竟窮治之也）

王覩其辭不合於意（疑其辭不闗實）

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讌與燕同泥當作昵燕昵親近也附王著當作附著王誤

刪其文耳

惓惓之心惓惓猶拳拳也拳拳猶勤勤也明德馬皇后曰違慈母之拳拳乎

而為邪臣所擠擠排抵也

湮於百重之下湮墜也百重之下喻深也

栁下覆寒女不為亂毛詩傳曰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積之於素雅素猶故也雅猶常也積之於故常言其久也

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姬言北郭先生賢自恨避嫌之不審也瓜田二語出古諺

亾士歎市市為之罷左傳魯文公之夫人姜氏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故此事也但亾

十二字未知何字之誤夫子曰以十數市疑用伍子胥吹簫吳市事見春秋後語以十二字非誤也

而衆人莫爲豪氂言衆人莫爲伸理也豪氂喻微小也賈子新書云十豪爲髮十髮爲氂

伯奇放野尹吉甫聽後妻之譖逐孝子伯奇琴操有其事也

孝順至明反以爲殘殘賊也言伯奇申生皆以孝順誣被殘賊之名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

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良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强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

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無鹽邑之女 漢地理志無鹽邑屬東平國今之東平州是其地

臼頭深目 初學記引臼作囬囬頭頭頂窊陷也後漢書注引作白頭新序同誤也

長指大節 後漢書注引指作壯大節言骨節大也

卬鼻結喉 卬猶仰也仰鼻露孔也喉咽喉也結喉擁腫也

一折腰出胷折腰駝背後漢書注引出作凸凸胸言胸骨突出也

行年四十初學記引四作三

一衒嫁不售衒賣也言自誇耀以求售也初學記及後漢書注引衒作行

一流棄莫執執猶處也言流離捐棄莫有居處也

於是乃拂拭短褐褐毛布也短褐言其貧

頓首司馬門外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也

竊嘗莒隱隱隱語也

言未卒忽然不見按此七字新序亦同殆不可曉審爾是遁形之術非隱語之謂也竊詳文義言未卒下疑當作瞑目不見四字此即所謂隱也

立發隱書而讀之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注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退而推之新序推作推

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連飾新序籠作蘢蓋與櫳同櫳房室之䟽也言以琅玕飾籠䟽又以翡翠珠璣連絡其間以爲華飾新序幕絡作莫落音義亦同

女樂俳優俳戲也優倡優也

四辟公門辟與闢同開也新序作闢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

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
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
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
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
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
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
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
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
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
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

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遊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亾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

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
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
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
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
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
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與
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閔王之后也 閔王宣王之子史記作湣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又當作女字形之誤也貞女如召南申女之比

盛服而衜遲其至也衜猶承待也遲其至言以其至爲遲也若以下句推之遲疑逮字之誤逮及也

習爲苛文苛煩苛也

後宮蹈綺縠蹈履也綺文繒也其背注卽今之細縠也縠細縛也縛居掾切聘禮釋文引聲類以爲今正衍字

一立帝號史記湣王三十六年齊爲東帝

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燕將樂毅入臨淄湣王亡走之衛又之莒而爲楚將淖齒所弑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曰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

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頌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爲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造襄王之門 襄王閔王之子也

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 復白也輟止也哺咀也北堂書鈔及初學記引無吐哺二字初學記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幷引注文耳

王何爲遽 遽疾速也初學記引作何足爲貴四字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則屋幾覆矣 柱楹也棟極也榱橑也榱橑皆椽也言棟雖居屋中至高之地而必恃柱以爲安若柱不正則大廈傾而椽皆墮屋亦近於傾覆矣屋上則字衍也

比目之魚也 比目之魚不比不行一眼兩片相得乃行合之則美離之則傷者也

賢其夫妻 夫字誤北堂書鈔引夫妻作妻子是

推一而用之 言推擇一人可者而專用之不在多易人

燕用郭隗而得樂毅 燕昭王師事郭隗而樂毅聞風而至也

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 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公因禮之四方之

上相遇而至越王句踐出見螳螂怒而舉足將搏其輪於是越王迴車避之而勇士歸焉韓詩外傳越王作齊莊公

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頭（葉公子高好畫龍一旦天龍聞而下之暴倉猝也徵召也須待也頭低頭也言物理相感召不待低頭其應甚速也）

頷齊逐孤女（逐孤當作孤逐）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

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旣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爽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閼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

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彊輔必且殆也蝎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饑餓馬有

餘秋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難五患累重王戢以歸終卒有功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處處子也莊著其姓也頃襄王懷王之子也

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 唐高唐也楚襄王遊焉

以緹竿爲幟 緹赤色帛也以赤帛揭於竿首爲幟也

滋日以甚今禍且構 滋益也構交結也

宮垣衣繡 言被土木以文繡也

百姓飢餓馬有餘秣 孟子所謂廄有肥馬民有飢色也

王有五患故及三難 三難謂魚失水龍無尾牆內崩也

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 違禮言不由媒聘

雨雪霏霏 毛詩上霏作其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

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埽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甯徐吾自

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會合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會俱作合數音朔頻也不屬不繼也漢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自與敝薄坐常處下苫言席也敝常作敝言已布席自取敝薄者又常處下坐示謙卑也

何愛東壁之餘光東壁屋名戰言四壁耳戰國策曰何愛餘明之照四壁即此事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毛詩協作洽

頌終沒後言夫子曰沒與無同齊人言無如沒謂無有為沒有也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

而懸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
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
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顚者髡
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
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
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淳于公名意齊太倉長見史記

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史記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逮及也有罪者追捕及之也

刑者不可復屬屬續也

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選注引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又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今傳無之蓋脫既上書又歌詩者寫其憂傷之意揚彼激楚之辭故能上動九重下窮三尺一人有辭萬民賴之矣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畫衣冠所謂象刑也異章服者所以

愧恥之

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漢書俱作三說者言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若五乃三字之誤

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毋繇毋與無同繇讀為由

終身不息息生也

鑿顛者髡抽脅者者刖足者鉗鑿人顛頂抽人脅骨皆戰國申商所增肉刑故刑法志云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是也鉗謂以鐵束其足也

列女傳補注卷六

列女傳補注卷七

福山王照圓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旣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𩌏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亾矣

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末喜或作妹嬉後漢書注引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此脫）

造爛漫之樂（爛漫言其聲之流浪靡曼也）

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韓詩外傳曰桀爲酒

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
里或曰牛飲者以身飲也
鞽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鞽鞽鞽也鞽者絡其頭也
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韓詩外傳載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
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
之
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以臨雲雨言其高也瓊瑤皆美玉以爲飾也後漢書注引
瓊作琁
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引曹大家注曰鳴條南夷地名今按史記集解引鄭注與曹注同
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淮南子云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作流
於海誤

頌姦軌是用(軌與宄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縣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

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縣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爲周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妲己或作妲改有蘇氏女也

手格猛獸格鬭也言徒手可以搏猛獸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史記云使師涓作之鄙作里紂乃爲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史記集解引妲己笑下有名曰炮格之刑六字此脫去之索隱引鄒誕生格一音閣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今按炮格俗作炮烙此依宋本史記改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廩臺即鹿臺也史記集解徐廣曰鹿一作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本史記

周幽襃姒

襃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襃人之

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元蚖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亾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

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褎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褎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褎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褎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褎姒乃大笑幽王欲說之數爲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褎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褎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

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同其也此下俱鄭語文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鄭語去下有之字又有與止之三字吉作告卜請其漦藏之而吉漦龍所吐沫也或曰血也而藏漦櫝中乃置之郊櫝櫃也置之郊鄭語作傳郊之蓋言傳祭之於郊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元蚖入後宮裸去裳也譟讙呼也鄭語作不幃而譟之注云裳正幅曰幃蚖蜥蜴也象龍鄭語作黿注云黿或為蚖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毀毀齒也女子七歲而毀齒十五而

笄也

先是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史記童下有女字鄭語注云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

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姁褒人之名也贖贖罪也

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燧火也夜曰燧晝曰燧皆置亭障候敵以告警大鼓登聞數百里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宗周西周鎬京也滅毛詩作威傳云威滅也釋文威本或作滅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旣

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

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按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今以傳推之疑詩即爲此事而作也必用白旄者取易於識別也以詩言素絲故知爲白旄也竢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也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也畀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此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叙夷姜宣姜與左傳又異蓋皆本於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一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五常作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也戴公昭伯頑之子也寧安也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禮無歸寧兄弟之文大故謂出也

因拉其脅而殺之拉折也脅者幹也謂脅骨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

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弑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莊公之夫人也莊上脫魯字下僖公僖字古本作釐詩鄘正義引曹大家云釐音僖可證

大夫夏甫不忌夏甫氏不忌名也魯語云宗人夏父展又夏父弗忌是夏父展後人此蓋

誤也

婦贄不過棗栗魯語注棗取早起栗取敬栗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

男贄不過玉帛禽鳥禽鳥羔雁之屬獸亦曰禽也

酖而殺之酖與鴆同鳥羽毒殺人也公羊傳酖作盦

頌哀姜好邪好當作奸字形之誤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

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元空二格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

姬曰為民與為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悅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此皆為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

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閹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

重耳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果弒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乃與弟謀曰弟與娣同女子先生謂後生爲娣也左傳曰其娣生卓子此以奚齊卓子俱嬖姬生

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閒隙也言不朝之時甚少耳便有乘其閒而用刀巾傷之者加上官桀等詐爲燕王書伺霍光出沐日奏之欲以害光所謂一朝不朝其閒用刀也

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行強言行桀逆也

苟父利而得寵晉語父作交此字形之誤交俱也

雖其愛君欲不勝也欲貪欲也

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良善也言紂之不善假若先時被殺其惡猶不至於彰聞

紂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紂同也假借也言紂若被殺於子與被殺於武王紂之先耳而可不廢其宗祀

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晉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楚穆太子商臣也弑成王事在驪姬後此言失矣

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福胙肉也絳晉國都也

乃寘鴆于酒施毒于脯晉語毒作堇謂藥草烏頭也烏頭有大毒能殺人

公至召申生將胙晉語胙作獻謂獻胙也

覆酒於地地墳墳起也

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言有父之恩而尚忍殺之況能愛國人乎晉語無恩字

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史記索隱引作鞭殺驪姬于市今本作是蓋字聲之誤耳

亂及五世然後定五世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定也

頌毒酒為權權謂譎詐也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鄢陵公出佐

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僑如明而逐之僑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亾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宫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旣廢見擯心意摧下役雖善言終不能補

故謚曰繆 謚法名與實爽曰繆

又貨晉大夫 大夫郤犨也

以魯士晉爲內臣 士事也內臣比於晉臣也

明而逐之 明與盟同左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遇艮之六 六左傳作八此誤

姜曰亾是亾讀皆無無是言無此事也舊讀以亾斷句是屬下句非

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遁无咎終左傳作然此說也然者然上文言有此

四德也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婦人卑於丈夫故云在下位

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放左傳作姣此字形之誤也釋文姣稱叔夜音效正義曰服虔讀姣為放效之效蓋此本作效因效又誤作放耳

頌宣伯是阻夫子曰是阻疑寔阻字之誤也寔與實古字通阻與姐音義同說文姐驕也文選詩注怚作姐玉篇怚秦呂切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

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
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
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
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
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
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
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
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
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
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

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
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
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
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
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
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
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
將娉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
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陳女夏姬（陳當作鄭字之誤）

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史記正義引大上有陳字母下有御叔之妻四字）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藝文類聚引三下重三字史記正義亦引三三爲王后此脫三字或曰當作一字今作三乃二一兩字之誤併上三字爲上句一字屬下句）或衣其衣以戲於朝（穀梁傳或衣其衣下有或衷其襦四字此脫去之藝文類聚引雖未脫但誤作或裴其幡又衍蔽膝二字耳）

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之字衍

乃使人徼賊泄冶而殺之徼疑徼字之誤徼隱也

使壞從垣而出之畏人見也此謂一爲王后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大夫之上有脫文左傳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乃知之人兮兮毛詩作也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

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譖愬高鮑遂以奔亾好禍用亾亦以事喪

靈公之夫人（靈上脫齊字）

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閎（輦人輓車也閎巷門也與之左傳作與婦人三字此

有脫誤言慶尅與婦人蒙衣爲婦人服
而乘輦入閎恐人見也尅左傳作克
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自此以下與左傳異不知出何書
頌好禍用亡好當作奸亡當作己並字形之誤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宗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

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
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
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
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
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
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
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
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
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

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嫳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廄而殺成姜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廄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

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既居其室比於公宮（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譌倒耳比近也言其居室近於公宮）

老夫在此未及收髮（老夫謂崔子也託言崔子在內沐頭未及收髮故且閉戶）

崔子之疾也不開（公言崔子方有疾汝乃託言耳何敢不開乎）

公恐擁柱而歌（言公恐懼不得出故擁柱而歌以自傷）

崔氏射公中踵（踵足跟也左傳作股）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左傳城作成姜生明無成字）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唯疑當作誰已止也言誰可辱使之往者必不可止而不往也）

一而殺成姜姜當作彊夫子曰彊姜二字古同聲通用毛詩鵲之彊彊表記作鵲之姜姜正與此合

一本實先敗毛詩敗作撥此蓋脅詩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姉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內我於國

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爲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彊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悝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大夫殺孔悝之母 左傳言孔悝載其母伯姬奔宋此云殺之與上言殺夫人南子俱未見所出

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 五世謂莊公公子班師公子起出公悼公凡更五君也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嬴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

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爲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傫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邱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兑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兑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邱宮詩

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若顏神齊遊發既見變近惑心乃生廢后與戎子何是成主閉沙邱國以亂傾

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瑟史記作琴

一顏若苕之榮苕即陵苕也榮華也史記集解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

命兮命兮兮史記作乎

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集解綦毋邃曰言有命繇生遇其時即此句之注也

曾莫我嬴嬴莫史記作無嬴字不作重文集解綦毋邃曰人莫知己貴盛盈滿也今按嬴嬴猶盈盈也亦與熒熒聲義同皆言其容體輕麗也

章走主父主父閉之閉史記作開言開門納之也本亦作閉謂閉藏之也二義俱通

乃探雀鷇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晉大家注云鷇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鷇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閒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

入遂得爲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弑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史記三作二

楚王必妾據史記必下脫幸字

遂生子悼立爲太子悼史記作悍此字形之誤

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

幽王下當脫幽王死三字遺腹子名猶幽王母弟也

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史記云負芻哀王庶兄此言考烈王弟未詳

頌知重而入重謂懷孕也詩曰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惶

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禮

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隳廢后適執詐不愨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亾趙身死滅國

倡后者（史記集解徐廣引邯鄲之倡四字當在此下今脫去之）

遷立是爲幽閔王（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湣王湣即閔耳）

通於春平君（春平君即太子嘉也）

不死胡俟（胡毛詩作何）

頌豎廢后適（適與嫡同）

身死滅國（國字失韻或改作族）

列女傳補注卷七

樓霞郝裕衡鑑堂校